

女歌手战胜乳癌

33岁的秋燕(Thu Hien Ta)是来自越南富特省的歌手和舞台演员,2015年生第二个女儿后,被国家癌症医院确诊为乳腺癌3期。两次手术和多次化疗使她脱发,呕吐,痛不欲生。2015年10月,完成8次化疗的秋燕从表姐那里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秋燕说:“书中讲述的‘真善忍’原则打动了我,我的人生观发生了180度转变,病痛带来的恐惧和绝望消失无踪。”

“我开始炼功,身体变得强健,修炼一段时间后,去军队医院复查,医生说血液检测结果比正常情况好很多,真是奇迹!”医生曾说,秋燕因为治疗用药,5年内不能生育。然而秋燕修炼法轮功后,又生了一个8.8磅的健康宝宝,孩子已经4岁了。秋燕说:“我的医生和亲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希望病友们也能像我一样幸运!◇

古城保定新闻简讯

河北涿州义和庄乡常村法轮功学员臧翠青被国保迫害

2022年1月23日上午,法轮功学员臧翠青和陈玲出去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后被转移到涿州国保大队,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师父法像和《转法轮》。两人拒绝配合,于1月25日回到家中。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文德乡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1月7日,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文德乡几位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



保定市满城区第一任610头子陈承德的罪恶簿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保定市满城区第一任610头子陈承德,原满城县满城镇城内村人,现任满城区人大主任,现年五十多岁。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二零零零年末任满城县第一任610办公室主任,主管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期间他积极贯彻、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指示,操控辖区公安局、派出所、各单位、乡、镇、村等邪党人员骚扰本县法轮功学员,强行收缴法轮功有关书籍、影像资料等。恐怖气势笼罩着整个满城。

当时所有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近百人被绑架、非法关押,有的被劫持到县看守所、保定拘留所、县武装部非法关押,有的被软禁在单位、乡、镇政府或家中,勒索钱财、送洗脑班、劳教、强迫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或逼迫亲属替写所谓的保证书或作担保。六人被非法劳教:韩占禄、魏宜宾、米芳、朱东菊、姚玉芝、韩淑敏。其中,韩占禄、魏宜宾被非法劳教三年。他们俩家中都有不满十岁的两个孩子,是家中的顶梁柱。

被迫害中每个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每位家庭成员都遭受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名誉和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

以下是陈承德任满城县610主任期间的部份犯罪事实:

一、挑起民众仇视法轮功

(1)满城县610主任陈承德等人组织全县各级人员,开展所谓“揭批”活动污蔑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公共场合搞所谓万人签名活动,胁迫人人表态,人人过关,连中小学生都不放过,教育局曾几次胁迫县中小学师生在县剧场召开诽谤法轮功的大会,胁迫学生们排队挨个在写有污

蔑法轮功的长长布上签字。县电视台反复播放现场镜头。还不定期地胁迫学生们到县影院看攻击和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等,教唆青少年从小如何仇恨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冬天,陈承德伙同县委正副书记在县剧场召开所谓的揭批法轮功大会,命令各单位和各乡镇、镇、村干部带本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和县城部份师生到现场。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的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拉到剧场,逼迫站在剧场前边示众侮辱。陈承德等人在会上污蔑大法师父,利用被洗了脑的女孩谢欢和市头村一个小学生念攻击、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会散前一邪党人员大声宣读那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所谓的逮捕,当即给她们戴上铐子。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母亲也在场,当看到、听到女儿被无辜非法逮捕时,当场昏死过去。此后,县电视台又连续播放现场镜头。

(2)县610勾结县水利局的邪党书记徐建民,在水利局开所谓的揭批法轮功的邪会,在场的有县政府人员和水利局的全体人员。610人员和徐建民、王冠军当众污蔑大法,还强迫赵汉辰和本系统职工缪金花当众污蔑法轮功并表态。但缪金花当场讲的是法轮功真相,没有配合他们撒谎、造谣污蔑、歪曲诽谤。

(3)二零零零年十月,陈承德伙同县委副书记袁振江带几个警察及录像设备闯到刘冬雪家,要求刘冬雪全家配合他们说些污蔑大法的话,刘冬雪全家人分清好与坏、善与恶,揭穿了他们的骗局。几天后陈承德等人操控满城电视台播放此录像,配上他们编造的画外音,移花接木,伪造事实。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610,操控、指使县电视台连(见下页)

(接上页)续播放法轮功学员在党校洗脑班被强迫听课、做操、跑操,以及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洗脑后对着录像机念邪党人员给他们捏造的短篇文章的现场录像,歪曲事实,造假陷害。

当时为造声势,610人员多次操控本地区电视台、报纸大肆宣扬报道,对法轮功进行大肆的栽赃、陷害,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二、设立洗脑班 强行洗脑“转化”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陈承德在县党校设立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洗脑班。由县文化局、县医院和当地公安、教育局与邪悟人员姚玉芝等参与。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学习班”。

有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在洗脑班、强迫洗脑。每人被强迫交五百元钱,不开任何收据。党校大院门、楼道口每天有各乡、镇政府、派出所及村干部等人员日夜把守,法轮功学员失去人身自由,上厕所得打报告。

陈承德在洗脑班叫嚣:“学习班”办九天,分三个阶段:第三天“转化”后回家;第六天“转化”的也回家;第九天还不“转化”的,就送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如果写了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和“揭批书”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写就是敌我矛盾,就劳教或判大刑。学员每天清晨被逼着做操、跑操,还录像;强制看诬陷法轮功的漫画,不管白天黑夜强迫看污蔑大法的电视,逼迫写三书、谈认识;从保定劳教所弄来被洗脑后的姚玉芝招摇撞骗,灌输歪理邪说;雇用县医院的中医曹东印和另一个人做所谓的“讲师”,进行演讲:宣扬无神论邪说;指使县文化局里的文艺队到洗脑班演污蔑法轮大法的节目,教唱邪党歌曲;610人员煽动、恐吓、威胁法轮功学员家属,致使有的家属到洗脑班逼迫亲人转化。操控、指使县电视台连续播放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听课、做操、跑操,以及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洗脑后

对着录像机念邪党谎言的镜头等,歪曲事实,毒害全县百姓。

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东雪

一九九九年七月,神星镇大娄村法轮功学员刘东雪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县看守所,恶警和犯人用竹竿抽他的腿、手和胳膊;还把他脚朝上头朝下吊起来;不让他吃饭,头往墙上、暖气片上撞;三合板戳他的头一只耳朵被戳成了两半;他绝食后,被拉到县医院野蛮灌食数日。一百五十多天后,家人见到他吓一跳:人已脱相,瘦成皮包骨。他奄奄一息时,家人被勒索三千多元钱,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刘东雪被骗到县党校洗脑班。遭扇耳光,双手被紧铐在暖气管上,两手肿得象馒头。他妻子去洗脑班要人,被陈承德非法扣押,夫妻俩九天才放回家。回家后,又被勒索一千元钱。

同年腊月初八晚上,县国保大队、镇政府及派出所的一群人闯入他家,把他夫妻俩强行绑架,劫持到县公安局后,分别送县看守所。他妻子范淑引绝食抗议,十一天后,奄奄一息,家人被勒索了四千元钱,才被接回家。

刘冬雪被绑架到县看守所后,遭到恶警、犯人迫害:身上被抹大便,强迫吃大便,放蛇咬;衣服被扒光,在楼道里来回拖拽,身上血肉模糊;轮番换监号折磨,男监号全调了一遍;多次把他关进一米左右高的铁笼子里,头在上面露着,卡着脖子,站不起也蹲不下,犯人把笼子踢的来回翻滚。全看守所的人每天都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惨叫。新年他也没能和家人团聚,没和家人见过一次面,直到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被迫害致死。

四、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翟树田

二零零一年初,陈承德被调到神星镇当镇长。二月初,镇政府几个人命令翟树田到东马洗脑班,她不配合。不到十分钟,镇派出所一大帮人开车来了,她伺机走脱。镇政府、派出所和县三中队的人把她丈夫李大勇绑架到东马洗脑班。

二零零二年九月,翟树田被镇

政府王增智等人劫持到涿州洗脑班迫害。当天她双手被铐在大树上一整夜。白天逼看诬蔑大法的电视;晚上被四、五个彪形大汉毒打,扇耳光无数,用胶皮棍打腿、腰部、臀部,直把她打昏为止,用冷水浇醒。浑身疼得不能躺,趴在床上,双手被铐上。两腿、腰、臀部、脸全是紫黑色肿块,裤子被撑得脱不下来。几天后,刘爽(女)、退役军人王雷用拳头猛打她脸、嘴,致使她满嘴流血,嘴唇肿起老高,合不上。她绝食反迫害。被拉到小医院,强制打针、输液。绝食第十四天她从医院走脱,七天后才到家。

翟树田遭多次骚扰、绑架、残酷迫害,大脑受到伤害,留下后遗症,经常头昏不觉事儿,住院几次,最终含冤离世。

五、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贾程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村主任李敬堂领着镇四、五个邪党人员闯入贾程禄家,强迫他夫妻俩进屋看电视。让他俩写“三书”。他妻子不配合就去了邻居家。一个多小时后,那群人匆匆忙忙从贾程禄家出来,上车快速离开。随即就听到贾程禄急促地喊邻居家孩子的名字,他妻子和邻居们跑到他家,见贾程禄在台阶上吐血,地上已吐了一大摊,脸色煞黄。他有气无力地说:“头特别疼。”边说边用两手使劲掐头,瞬间就不省人事了。乡亲们急送医院抢救,诊断为大脑出血。连夜转到保定一家医院,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高烧不退,第三天离世,时年五十八岁。

贾程禄的老母亲找李敬堂讨说法,李敬堂推脱责任。老母亲觉得儿子死得冤枉,时间不长就病倒了,不久悲愤离世。

六、用恶劣手段逼人背弃大法

这只是满城县法轮功学员当时被迫害的一部份。这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都与陈承德有直接关系,他有逃脱不了的罪责。(节选)◇

